

乌弗埃-博瓦尼 的政治生涯

[法] 保罗·亨利·西里埃克斯 著



新华出版社

译者的话

象牙海岸总统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是非洲资格最老的政治家之一，也是法语黑非洲国家中唯一独立后至今仍然在任的国家元首。这位在童年时代为部族首长继承人的总统早年受的是法国教育，在由从医步入政界后的几十年中，曾历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政府部长及“自治共和国”总理等职，自象牙海岸独立以来一直为国家元首。作为西非最早的政治组织——非洲民主联盟的创始人，乌弗埃—博瓦尼不仅在象牙海岸的政治生活中，而且在非洲解放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在西非有一定威望和影响的人物。

乌弗埃—博瓦尼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非洲政治家。在他的领导下，独立后的象牙海岸二十多年来政局一直比较稳定，经济发展也比较迅速，这在西非是不多见的。他与众不同的外交政策受到了十分不同的评价。象牙海岸是与我国建交最晚的非洲独立国家。过去，我们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不多，国内有关的书籍也很少。在我们接触到这本书时发现，书中介绍的情况与我们在此之前根据零星的了解对乌弗埃—博瓦尼及象牙海岸形成的印象大相径庭。我们感到，该书对

读者了解和研究象牙海岸这个国家，特别是乌弗埃—博瓦尼其人，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作者在黑非洲独立前为法国殖民当局的高级官员，曾任前法属几内亚总督等职，同时也是乌弗埃—博瓦尼的私人朋友。作者熟悉非洲问题，了解法语非洲国家的“非殖民化”过程。在这本书中，他以大量的史料及亲身的经历和见闻，记叙了乌弗埃—博瓦尼几十年所走过的道路，评介了其思想、性格和政治主张，为读者勾画了这位非洲政治家的形象。当然，鉴于作者本人的立场，书中多处对殖民主义进行了美化，有些观点也不一定正确，只能供读者参考，由读者自己作出判断。

原书全文约合中文三十余万字，其中作者本人的议论较多，且重复，还有一些与乌弗埃—博瓦尼和象牙海岸关系不大的背景叙述，对这些内容我们不得不进行了大量删节，以突出书中的主要内容。在翻译上，我们采取了以节译为主，节译与摘译相结合的方法，仅保留了关于乌弗埃—博瓦尼本人及象牙海岸的章节和与之联系较为密切的背景以及少量作者较为重要的评论。

本书涉及的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内容亦大大超出了象牙海岸乃至非洲的范围。由于我们对历史，尤其是对非洲近代史和法非关系史了解不多，外文水平也有限，因而在取材上很可能有不当之处，译文中也肯定不无谬误。欢迎读者，特别是研究非洲问题的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一九八四·七·

目 录

第一部分 传统与战斗	(1)
一、对现状不满的青年.....	(1)
二、受怀疑的时期.....	(13)
三、混乱与解决的办法.....	(30)
第二部分 革命政治家	(52)
一、大转折.....	(52)
二、法国部长.....	(63)
三、失望的爱情婚姻.....	(72)
第三部分 一个国家的诞生	(91)
一、国家元首.....	(91)
二、经济上突飞猛进.....	(110)
三、天使和恶魔的魅力.....	(132)
第四部分 非洲的命运	(146)
一、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的非洲.....	(146)
二、在国际上的存在.....	(157)
三、一个人和他的一家.....	(170)

第一部分 传统与战斗

一、对现状不满的青年

一个五岁的世袭首领

离阿比让约二百六十公里的亚穆苏克罗，现在是新象牙海岸^①的传统圣地和模范城市，然而，从前这儿却是个处在密林和热带草原边缘的小村庄。在干线公路和一条通向共和国总统家的林荫道的交叉路口，有一座端庄的红土陵墓，它使人想起法国渗透的最初年代。纪念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的舅父的大理石石碑上写着：“纪念法国忠实的仆人，阿库埃首领库阿西·恩戈”。他因效忠于首批殖民者而于一九一〇年被同部族的一名狂热分子所刺杀。由于母权制社会的法律规定，一个男人的继承人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的亲姊妹的儿子或同母异父姊妹的儿子。于是，五岁的小乌弗埃·迪阿被召来充当死者的继承人。但这位母系后裔中第一个活下来的男孩要等年满三十岁时方可望继位。村里一位老妇人曾离奇地预言，这个孩子将成为“迪阿”（即占卜郎中。通常是指那些既会治病又颇懂巫术的江湖医生）。因此，人们便在这种称呼上加上了他父亲的名字“乌弗埃”。乌弗埃是一种

^① “象牙海岸”从1986年1月1日起改名为“科特迪瓦”。——译注

绰号，意为“应扔掉的垃圾”。为了让孩子们能有好运气，在土语中，人们往往爱给异父同母所生的且活下来的孩子起上这个绰号。小乌弗埃·迪阿的祖母生过十个孩子，活下来的仅有两个，小迪阿的父亲便是其中的一个。过了很久，直到一九四五年，乌弗埃·迪阿当上了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的候选人时，为了符合法律上的身份要求，他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上了姓氏博瓦尼。这个姓氏的意思为“走在羊群前面的公羊”。

小乌弗埃·迪阿诞生于一九〇五年十月十八日。五年后，他的舅父惨死，但继承的连续性却得到了保证。在他达到继位年龄前，由于他的母亲达梅·恩德里·康的第一个丈夫已死，又无其他兄弟可以继位，因此，酋长管辖区的职务便由他母亲的第二个丈夫代理。

尽管小迪阿并不了解他舅父惨死的详情，但此事仍极大地震动了他。当他在班热维尔高级小学皈依基督教后，便发誓决不使人流血。他把誓言告诉了母亲，母亲为之感动并加以赞赏。他十分崇敬自己的母亲，但却蔑视他本该服从的家族的种种清规戒律。他母亲死于一九三五年。他因此成了一家之长。

一九一六年，这孩子村子里到处听到人们谈论战争。在象牙海岸这块杂居着六十多个部族、使用七十来种土语的土地上，几乎一切都是平静的。这里的平静和人民的合作有关，但是人民往往能够以此为借口来重新挑起各酋长管辖区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库阿西舅父之死就是这方面事例的一个悲惨的证明。

随着法国人的到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朱尔·费里不仅

是昔日的殖民征服者，而且还是主管小学义务教育的人。那时，人们认为，酋长的儿子或侄儿理所当然地应到“白人学校”去上学，至于未来的酋长则更不必说了。当一些主要的中心地点陆续通邮后，一些学校开课了。这些学校在方圆二百公里内仅有几十名学生。

在这批最初开办的学校中，有一所正好设在离亚穆苏克罗十来公里的邦齐附近的军事区内。当局出于对库阿西舅父的尊敬，认为这个家庭有义务把阿库埃人未来的首领送到这所学校学习。但是，年迈的伯祖母娜娜·亚穆苏——一位对传统持怀疑的人——却不以为然。她不愿拂校长布埃中尉的好意，便用她奴隶的孩子去代替自己的侄孙。遗憾的是，所有冒名顶替的人都相继逃学了。

旷课和欺骗行为很快被戳穿了。校长亲自前去调查。凭着对相貌的回忆，他带走了酋长的继承人——五岁的小迪阿。这孩子学习勤奋，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他的求知欲望。他学习成绩出众，在班上名列第一。为了表彰他的勤奋精神，热尔韦中尉曾想把他当作自己的“侍从”。

尽管小迪阿身体娇弱，但他却是附近村庄首批获得学习文凭中的一个。当他进入当时在首府班热维尔刚开办的“中心学校”时，年仅十岁。

从班热维尔到达喀尔：正在成长中的性格

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八年，在班热维尔中心学校学习期间，乌弗埃·迪阿确立了自己的学习兴趣，并开始显示出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当时，他周围的白人只不过一百来人，其中多数是官

员。任教的老师来自塞内加尔或苏丹^①。学校主要大厅的墙上写着几个外来词：自由、平等、博爱。

在学校里，乌弗埃·迪阿已经开始对许多事情提出问题。对所有来自农村的孩子来说，中学是个聚会的好地方。法国或非洲的老师都喜欢与学生聊天。在班热维尔，学生们如同在其它法国学校一样，经常唱歌。有一次，一位女教员问乌弗埃·迪阿为什么拒绝唱那首“当我们以牲口的价钱出卖我们的亲友时，法国来砸碎我们的锁链”歌曲时，他不加思索地回答：“因为这不是真的！”……

同官方教育的第一次接触，对乌弗埃·迪阿来说，确实是其日后长期思考过程的开始。思考自然导致他对思维方式和传统的道德标准的决定性的修正。一位严肃的观察家说：

“偶像崇拜只是进入了他的皮肤，而没有进入他的头脑。”从幼年时代起，这个孩子就养成了“领会”事物，而不是“看到”事物的习惯。

乌弗埃·博瓦尼总统的伊斯兰教好友马马杜·库利巴利说：“在村子里，小迪阿从未相信过充满入教仪式中的各种神秘感。而且，王族葬礼时的宗教仪式曾使他在精神上受过创伤，因此，从那时起，他发誓要通过行善来为那些和他信仰相违背的祖先们的种种极端行为赎罪。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进入班热维尔中心学校后，就毫不迟疑地信奉了天主教。”

他本想取教名为“奥古斯坦”。但是，在同一天早上有另外三个教友已选择了这个名字，他便决定给自己取名为“加斯东”。然而，又由于另一个爱争吵的、不太讨人喜欢的小同学也取了这个名字，神父便给他起名为费利克斯，并

^① 苏丹：今马里。 (译注)

说这是个吉兆的选择。接受他内心固有的宗教感情的洗礼，首次雄辩地显示了他青年时期的个性。

在班热维尔，他可以不受指摘，而且也可以逃避那些要求未来酋长单独用餐的部族传统礼仪。在这段时间内，有许多与本村子不相干的其它新思想开始在他脑海中产生，但是，尽管如此，他思想上仍带有拜物教传统的烙印。

威廉一蓬蒂学校和达喀尔医科学校

在班热维尔，老师们很快就发现乌弗埃·迪阿，以后又加上教名费利克斯，可以升入当时的大学高级荣誉专业这就是塞内加尔总督于一九〇三年在达喀尔创建，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威廉一蓬蒂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每年在各西非殖民地招收上百名大学生。威廉一蓬蒂学校是殖民统治机构的基石，也是当时的教育制度的金字塔尖。它专门培养未来的各种行政干部，一旦时来运转，学员们或鹏程万里，或就任其它领导职位。但是，在当时，这所学校首先培养的是教师，因为干部的培养必须从教师开始，这也是社会发展的“芝麻开门”^①。

威廉一蓬蒂学校最初设在圣路易，后迁至离达喀尔数公里的戈雷岛上。一九三八年又搬回大陆，设在达喀尔附近的瑟比科塔纳。由于戈雷岛上冬季的气候恶劣，费利克斯·乌弗埃到这里上学的时间被耽误了一年。他当时只有十六岁，身体孱弱，人们便让身体好的同学优先参加入学考试。一年后，他也以师范生资格来到达喀尔。当时等待着他的唯一职

① “芝麻开门”，意为开门咒、秘诀。（译注）

业是当小学教员。

在班热维尔时，他在老师面前显得审慎、驯服，已经象一个集团首领的样子了。从象牙海岸出发时发生的一件事，再次显示了他当集团首领的气质，但这次显示的并不是他在学习方面的才能。

轮船从大巴萨姆出发。这里是个临时码头，旅客们分两步程序方可上船。长期以来，在几内亚湾沿岸各地都使用这种两步法。第一步，旅客被安置在一种木制的带扶手的吊篮中，在空中任凭起重机随心所欲地摆布，然后才颇危险地被安放在小艇上。第二步，小艇把他们运到停泊在大海里的轮船两侧，再把他们吊到船上。这种分两步上船的办法一直延续到一九五一年凿通弗里迪运河和建成阿比让港口，才算结束了昔日移民们曾经历过的这种“体育锻炼”。

在大巴萨姆，象牙海岸的青年们从行政长官那里拿到了船票。但是，当他们跟途经这里前往达喀尔的达荷美同学相遇后，发现了一种他们难以理解的不同待遇。达荷美人乘坐三等舱，而象牙海岸人却站在甲板上或统舱内！费利克斯·乌弗埃代表他的同学去找行政长官，恭敬而坚定地提出了抗议。在遭到拒绝后，他又向总督本人拍了一份电报，表明他们在拿到三等舱船票之前拒绝上船。狡猾的殖民地首领原打算把发报人带到班热维尔后再当面作出全面答复，但他被抗议者有力的证据所慑服。第二天，费利克斯·乌弗埃带着总督要求行政长官签发给象牙海岸学生乘坐三等舱的手谕回来了。这是他同行政当局的第一次打交道，也是他以充分有力的论证获得的第一次成功。

然而，小学教师的职业只有在没有其它职业时才能吸引

费利克斯·乌弗埃，他渴望从事能使自己的利他主义天性得到自由发展的工作。一所医学专科学校于1920年在达喀尔创办。他在取得师范学校的毕业文凭后，要求进这所医学专科学校就读。这将是 他一生决定性阶段的开始：他会见了一个他至今还十分崇敬的人——勒·当泰克教授。此人是医学专科学校的校长，也是这所学校的真正创建人。象牙海岸独立时，费利克斯·乌弗埃以这位校长的名字命名了阿比让的一条大街，以表示对他的感激之情。

然而，在达喀尔，也象从大巴萨姆出发时一样，他受到了当局的注意。在医学专科学校学习的四年期间，他每天都认真地跟随指导医师到医院为病人看病。他始终保持着正直的天性。尽管他对一些小事不太在意，但当他面对一些不公正的事情时，人们看到他总是起来反对。

有一名学生在和学校的一名教授发生激烈争执后，未经诉讼手续便被投进了监狱。费利克斯·乌弗埃毫不犹豫地决定使用各种强硬手段为这名同学伸张正义。他组织捐款，并用这些钱请来律师在法庭上进行辩护，后来，法庭不得不释放了这个学生。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以及费利克斯·乌弗埃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再次引起了当局对他的注意。这位未来的医生回国度假时，被划为有“塞内加尔坏思想”的一类人。在他取道回亚穆苏克罗的前夕，本想拜访一位住在巴萨姆附近的阿西尼村的亲戚，但他刚在巴萨姆一下船，行政长官便把这个学生的行踪报告了总督本人。当时的总督安托纳蒂也害怕乌弗埃在这次旅行时到处散布“塞内加尔坏思想”，于是在班热维尔召见了 他。这名青年修长的身材和温和的微笑，以及他用温

柔而谦恭的语调作出的解释，给这位高级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总督让他的办公室发放了通行证。费利克斯·乌弗埃为自己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能应付自如而感到自豪，他放弃了拜访亲戚的计划，回到了亚穆苏克罗家中。

带着“塞内加尔坏思想”回国

一九二五年，费利克斯·乌弗埃在医学专科学校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他被任命为助理医生，并且被派往象牙海岸的阿比让中心医院工作。他在那里工作的时间不长，但他的医术和与众不同的行为颇引人注目：他不愿依附任何人，不图虚荣，乐于助人。

他住在为非洲医务人员安排的一座简朴的别墅中。他在医院里重视并亲自促进医生、助理医生和护士之间必要的团结。他发誓永不喝酒，但也并不想用禁欲主义来约束同事们。他的这种行为使同事感到惊奇，同时也使他享有比毕业考试名列第一更高的声望。

然而，主治医师却接受不了他的思想，他要求医院撤换这名有“塞内加尔坏思想”的医生。因此，他只在阿比让呆了一年，便被调往离阿比让五百多公里的吉格洛，那里是殖民地最西端的最差的军事哨所之一。

农民的医生和捍卫者

在当时，吉格洛哨所被人们称之为“反省中心”，甚至“赎罪中心”。政府把“思想不端”的公职人员发配到那里以观其“悔改”，或者把他们送到内地偏僻的地方，以防“传染”他人。

显然，费利克斯·乌弗埃为不能不为上司不理解他而感到痛苦。但是，他在吉格洛门诊所和邻近的小医院里工作的责任心，使他受到了人们的尊重。

他在门诊所的活动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他无需接受任何指示就可以去给住在茅屋里的倔强的居民看病。当地食品匮乏，人们经常逃往不好客的邻国利比里亚，以求改善食品的不足。吉格洛地区的儿童死亡率令人担忧。在那里，单是传播一些基本的卫生常识，就有许多事情可做。费利克斯·乌弗埃在当地积极从事发展中的社会医学事业，同时，他还是一个热心的农艺师。他通过在该地区种植可可，创办了第一个咖啡种植园。这一行动，使他在亚穆苏克里的家族中又有了一个外号，叫“吉格洛”。时至今日，那个地区还保留着这个以“吉格洛”命名的可可种植园。

在吉格洛工作期间，他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

“他很有耐心，禀性善良，说话和气而亲切。人们从未在他家里见过一个女人，因此，有人甚至猜测他可能想去当牧师。”原籍苏丹的德高望重的特殊人物哈吉·萨科·布巴卡尔在谈到费利克斯·乌弗埃时，对我们说了上面这番话。这位原来当过牧师的商人十分熟悉他。他说：“他的声望很高。当他象白人一样来到吊床前巡诊时，人们常常从远处赶来欢迎他。他的纯朴象磁铁一样吸引着人们。”无论白人还是黑人，出于对他的尊敬和爱戴，在他走后，许多家庭都给孩子取名乌弗埃。

有一次，军事哨所的长官要处决一个人，为了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规定全体居民都必须到场。军事长官要求他也参加，他拒绝了。他说：“我来吉格洛是为了让居民活着，

而不是来看他们去死！”

很久以后，即一九六〇年，在象牙海岸宣告独立前，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在巡视全国时回到吉格洛。他在讲话中说：“就是在这里，一九二六年的青年医生，我学会了生活、斗争、希望；在吉格洛，我进入了一所生活的大学校；在吉格洛，在信任我的病人床边，我早就懂得大家都是兄弟；吉格洛使我懂得了生活就是献身。”

一九二八年，他在东部的阿邦古鲁被任命了新职。这里是可可和咖啡的试种中心。他将接任主任医生，这是第一个非洲人代替法国人。

他刚到阿邦古鲁就发生了一件事。象牙海岸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该地区的行政长官干脆禁止他住进原主任医生的住宅，因为这种住宅对“本地”职员来说是太高级了。费利克斯·乌弗埃没有和行政长官多费唇舌，仅仅向他报告了一下，就占领了这套住宅。行政长官也只得无可奈何地默认了。

在阿邦古鲁也和吉格洛一样，他有许多事要做。这里的热带地方病猖獗：疟疾、雅司病、丝虫病、浮肿、结核病等。酗酒导致的灾害更为严重。新任医生决定同这种灾害进行斗争。

首先出现的反常现象是，反对商人舞弊的斗争和反对酗酒息息相关。事实还证明，酗酒的危害在最贫穷的种植者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各种形式的农业发展，传统的粮食作物的种植，新的可可和咖啡的种植，这些是当务之急。但是，这一切只有待农民的产品得到有利的价格保证时才能发展。费利克斯·乌弗埃到达阿邦古鲁后发现，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是由欧洲商人和塞内加尔商人单方面确定的。这些商人执行阿比让商会的指示而让农民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为了抗议这些众所周知的舞弊行为，他在达喀尔《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诈骗太甚”的文章，强烈谴责了现行办法。紧接着，种植者举行了罢工，在低廉的农产品价格，尤其是可可价格提高以前，罢工者拒绝出售农产品。行政当局在布尔吉内总督的影响下，只好认可要求重新议价的条件。但这位总督却因支持农民而丢了官。

这次罢工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以致殖民地新总督雷斯特被调离该地。

罢工虽然结束了，但人民却不会忘记罢工的组织者是这位医生。他在回答从阿比让派来的调查员提出的问题时，以无可辩驳的口气说：“我负责人民的健康状况，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不仅应该同疾病作斗争，同营养不良的人民的酗酒嗜好作斗争，而且还要捍卫他们的经济利益，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由于他承认了自己在发动罢工方面的责任，他原来应该有的晋升机会便被剥夺了，并且招致了移民们的反对，他们要求撤换他主治医生的职务。

由于得不到谅解和遭到反对，他要求休假。他在阿邦古鲁人民中工作了三年，已经有权享受休假。休假要求被批准了，医生又恢复务农，他回到故乡从事咖啡种植。

他没有再尝到象在阿邦古鲁工作期间的那种苦楚。他在家乡同信奉伊斯兰教的塞内加尔商人哈吉·拉森·苏的女儿结了婚。他是通过他的老朋友约瑟夫·阿诺马向姑娘求爱的。卡迪·苏小姐信奉伊斯兰教，曾去过麦加朝圣。她对乌弗埃十分忠贞。基尔芒神父同意主持他们的降福婚礼。当乌

弗埃在班热维尔皈依天主教时，神父就认识了他，并了解他对基督教的深厚感情。这是象牙海岸的第一次混合婚姻，这次联姻诞生了四个孩子，三男一女。

费利克斯·乌弗埃的医生职务并未从此终止。一九三四年，他被任命为丁博克罗医院的副主治医师。他的新职位使他赢得了许多友谊，这些友谊对他以后是宝贵的，并奠定了他的精神声誉。

丁博克罗是铁路线上重要的经济中心，护林人员和企图来发财的欧洲商人组成了当地各种肤色的居民。他在这里与担任公立学校副校长的马马杜·库利巴利相遇。此时，恰逢库利巴利的妻子病危，主任医师已向他表示了哀悼，并撒手离去。在抢救这位未来战友的妻子时，费利克斯·乌弗埃显示出他的医术和医德。他不顾主任医师的绝望态度，仍坚持为病人治疗并且彻夜守护在病床前。第二天，又随时来观察病情，对症治疗。晚上，病人想吃东西了，这是病情好转的明显标志。持怀疑态度的欧洲医生也来察看了。这就是当时被认为“思想不端”、现今已成为象牙海岸主要人物之一的库利巴利和他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根源。库利巴利在谈起他的这位朋友时说：“他不仅是官员，而且是首领和领袖。”

“我们行政人员之间的闲谈，总是以他的诱导和鼓励我们继续完成各自的任务而结束，我们听从他……”

两年以后，费利克斯·乌弗埃被派往图莫迪，在那里他开始了新的生活。他在图莫迪下乡巡回医疗时，经常可以返回相距约五十公里的亚穆苏克罗。有一次他回故乡时，他母亲已经病了一段时间，并预感到自己临终在即。他久久地守护在母亲床前。母亲对他说：“我的儿子，你要永远听那些对

你说逆耳忠言的朋友的话，不要听那些用甜言蜜语吹捧你的人的话，因为前者在任何时候都会支持你，而后者不会这样。”

他对母亲一直怀有深厚的崇敬之情，回到图莫迪，他还在思索母亲嘱咐的含义。这时，他弟弟派人叫他速回亚穆苏克罗。他及时赶回，为母亲送终。三年后，即一九三八年，他的弟弟也死去了。在这以前，为了自己能够继续行医，他曾主动要求弟弟行使酋长职权。对他的这一举动，行政当局自然感到高兴，因为当局一直不信任有“塞内加尔坏思想”的费利克斯·乌弗埃。

二、受怀疑的时期

乌弗埃区酋长

费利克斯·乌弗埃在其唯一的弟弟死后开始行使阿库埃传统的部族首领职务。迫于形势，行政当局只好遵守酋长管辖区的继承制度。为了利用传统结构依然存在的影响，行政当局把等级制度搬到传统结构中去，因此，医生变成了酋长。他的“塞内加尔坏思想”名声继续传扬，他必须以英明指挥员的坚定性去战胜阿比让当局设置的障碍。

因为费利克斯·乌弗埃善于听取他人意见，因此他从不缺少明智的忠告。他经常有机会去北方，乘坐自己的卡车前往巴马科苏丹，出售可乐果子或其它产品。他总爱在去科尔霍戈的路上停留，在那里他结识了主要部落塞努弗的伊斯兰教